

中国永定土楼文化丛书

土楼与客家

胡大新主编



永定县博物馆

中国永定土楼文化丛书

土楼与客家

主编 胡大新

永定县博物馆编

目 录

- 永定土楼:客家文化的象征 胡大新(1)
- 客家土楼的文化内涵 吴福文(16)
- 永定土楼评说 谢春池(37)
- 土楼意识中教育的生成 吴乃芬(42)
- 论土楼文化的审美意义 邱 明(47)
- 永定土楼文化及其时代效应 章彬辉(56)
- 见山还是山 练建安(64)
- 走出土楼 陈元麟(70)
- 客家人的精神长城——土楼 钟德彪(75)
- 文化内涵丰蕴的永定土楼 林基亮(83)
- 永定土楼民俗文化活动种种
..... 林萍 陈炎荣(91)
- 从遗经楼的内部管理看永定土楼文化
..... 陈炎荣(99)
- 土楼与宗族 熊寒江(105)
- 中西合璧 建筑奇葩 卢善庆(109)
- 外国人眼中的客家土楼
..... 汤文琦 陈捷平(112)

永定土楼：客家文化的象征

胡大新

中国福建的永定土楼，以其独特的建筑模式而闻名于世。但是，它与客家文化究竟有何关系？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于进一步认识永定土楼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客家文化内涵，无疑是必要的。

一、永定土楼是客家人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必然产物。

所谓土楼，就是利用未经焙烧的按一定比例的沙质粘土和粘质沙土拌合而成的泥土以夹墙板夯筑而成墙体（少数用土坯砖砌墙）、柱梁等构架全部采用木料的楼屋，简言之，就是以生土墙作为承重系统的任何二层以上的房屋。所谓客家土楼，一般指分布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客家地区的生土建筑物。

为了进一步了解永定土楼与客家文化的关系，我们不妨先把永定土楼与其他地方的客家土楼作一些比较。

永定土楼的种类最多。现存的永定土楼，主要有殿堂式围屋、五凤楼、府第式方楼、方形楼、走马楼、五角楼、八角楼、纱帽楼、吊脚楼、圆楼等等，圆楼中，有一环楼，更多的是二环以上的多环同心楼，可谓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其他地方的客家土楼，仅有殿堂式围屋、方形楼以及少量的圆楼，而永定土楼则几乎包揽了客家土楼的所有类型。

永定土楼的数量最多，这是相对于客家地区其他任何一个县的土楼数量而言。1949年以前，永定人居住的全部是土楼，40多年后的今天，不论大小村庄，土楼仍占绝对多数。据统计，全县现有土楼二万多座，其中圆楼有360多座^①。而客家地区其他县份，能称得上土楼民居的为数不多，有的甚至屈指可数，寥若晨星，这些地方的民居多为砖砌平房。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人认为永定土楼仅分布在湖坑、古竹、下洋等几个乡镇，这显然是片面的。实际上，永定土楼遍布全县每个乡村。

永定土楼的规模最大。在永定，无论是城镇还是偏僻小山村，建造的土楼规模之大是其他客家地区无法比拟的。最大的土楼占地有一万多平方米，可居住100多户人家；最大的圆楼直径达84米（陈东乡永福楼）；最小的土楼占地亦有数百平方米，可居住三五户人家；占地有千

余平方米、可居住 10 多户人家的土楼为数最多。这些土楼高达三四层,甚至五六层。

永定土楼的功能最齐全。每一座客家土楼如同一个小社会,各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包括楼楼都有客家人特别注重的有多种用途的厅堂(这是客家土楼的共同特点)。永定土楼不仅具有安全防卫、防风抗震、通风采光、隔热御寒等功能,而且楼内楼外的一系列设施,包括花园、学堂、门坪、廊道等,功能如此齐全,是其他客家土楼所罕见的。

由此可见,永定土楼是客家土楼的典型代表。本人提出这一观点,无意于贬低其他客家土楼的价值,目的仅仅在于:在研究客家土楼与客家文化关系的时候,通过对永定土楼研究,更有利于从民居建筑的角度探讨客家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

作为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客家建筑文化,源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客家土楼充分体现了客家人在民居建筑方面对这种传统文化的继承。那么,在数以万计的客家土楼中,为什么以永定土楼的种类最多、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客家先民肇居闽粤赣边区其他县份为时比永定早,建造的土楼一般沿袭黄河流域

祖先早期的相对定型的民居建筑模式,如殿堂式围屋。土楼建筑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但由于地理条件等因素,封建王朝鞭长莫及,尤其是唐末至北宋时期,这一带在客家人相对处于安定环境^②,所以原有的民居形式是不可能轻易改变的,便一代一代沿袭下来。而大部份到永定肇居的客家先民,为时相对较迟(宋末明初以后),而且许多是几经辗转才到永定定居,加之当时动乱频仍,建造的土楼自然与其他地方不同,既保持了中原一带的民居的建筑特色,又因地制宜,或新建,或改建,对土楼民居的布局、规模、结构、功能等方面创造性地加以发展。比如,出于抗击自然灾害等方面需要,土楼选址十分讲究,科学合理;出于聚族而居和防卫需要,土楼建得既高大又坚固。当然,还有民情风俗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使之形成独特的个性。明清两代移居永定的客家人,则干脆一步到位,建起具有一定规模、可供聚族而居的土楼。

其二、政治原因。明代以后,永定长期处于动乱状态,明代至清代,朝廷累派大军镇压甚至多次屠城,均无见效,乃于明成化十四年从上杭县析出置县,名“永定”,意在“永远安定”^③。在这种环境下,势必家家建土楼,越建越庞大,以利于防卫,确保安全。

其三、较早肇居永定的客家先民,多为士族

官僚。如郑氏始祖，官至宋太师左丞相兼枢密事，因谏上被谪于永定任巡检使，定居今城郊乡龙安寨。这些先民沿袭王家宫殿的模式建造的土楼，在永定范围内蔓延、承传是必然的。

其四、规模较大的土楼大多建于明末以后。这样的土楼，若无相当的经济实力和高超的建筑技术是绝对不可能营造的。究其主要原因，明万历年以后，永定广种烟草，条丝烟被誉为“烟魁”，每年有数以万箱条丝烟销往海内外。大批烟商大发其财，普通烟农也有受益，于是永定便有了大兴土木、大建高楼大厦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商贾富户，出于防卫、聚族而居、光宗耀祖、显示身份等多方面的需要，纷纷建造庞大甚至堂皇的土楼，乃至蔚然成风。至于技术力量，经过长期的实践，已经造就了大批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实力相当雄厚，其中有一批人到邻近县份（南靖、平和、龙岩等县），长期专门从事土楼建筑，甚至在那里定居。

了解上述情况，我们就不难理解永定之所以产生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众多土楼的历史渊源和特殊的原因，不难理解永定人在特殊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下是如何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创造性地发展客家建筑文化的。

二、永定土楼全面展示了客家文化。

文化是人类社会一切创造性活动的结晶和

升华,是社会文明的内在本质。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伯格和费瑞柯指出的,“文化是价值、知识和物质客观体的贮存器,是世世代代积累和保存下来的一个群体”^④。

客家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它包括客家精神、客家建筑、客家民俗、客家方言、客家人的伦理道德和宗族意识,等等。客家人从黄河流域南迁以后,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客家文化;而这种文化,随着历史的变迁,不断变化、发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它始终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血脉相连,处处体现传统文化的特征。

永定县是纯客家县份。从永定土楼的建筑本身以及土楼内所保存的儒家文化遗风,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客家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惊人的继承性,可以全方位地领略到客家文化的内涵,可以全方位领略到客家人特有的匠心和智慧。

我们可以先从永定土楼的建筑本身,看看它是如何体现客家文化的。

如前所述,永定土楼规模庞大、气势恢宏,一楼之内少者可居住十几户人家、数十人,多者可居住 100 多户人家、五六百人。这种建筑模式,与其他地方许多单门独户、一户一院或者单元式的民居建筑大相径庭。有人认为,这是完

全出于安全防卫的目的。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从实际情况来看,永定每一座土楼的居民,不但只有一个姓氏,没有他姓,而且都是同宗同族;每一个村庄的居民,有的是清一色的同姓同族人,即使有若干姓氏人家,同姓同族人也都相对集中居住在一处。这种现象,说明永定人建筑工程如此浩大的土楼,还有一个重要目的——聚族而居。聚族而居的根本原因在于,土楼人与其他客家人一样,继承汉文化宗法制度,遵循列祖列宗的遗训,维护族老们的尊严,从而在同宗同族人中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当然,不能排除聚族而居有利于增强防卫、抗灾能力的因素。

在分析土楼人聚族而居的原因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从土楼的厅堂找到答案。永定土楼不论大小,不论何种类型,楼楼有厅堂,有的设于后侧中间位置,有的设在楼内中心位置,如二环以上的圆楼或府第式土楼。这些厅堂又称祖堂,一般都较宽畅,既设祭祀祖先的供桌,又悬挂祖宗遗像、圣人教诲和列祖列宗遗训。作为公共场所,或宗族议事,或婚丧喜庆,或接待亲朋好友,或宴请宾客,或举办其他大型活动,等等。这样,具有威严气派的厅堂便成为全楼同宗人凝聚力的象征,处于全楼的核心地位。

客家人素以重教兴学著称。最能证明这一点的也许莫过于永定土楼了。永定人的祖宗为

了使后代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把子孙培养成为有用之才,可谓用心良苦。永定村村有土楼群体,村村有书斋(学堂),或建在楼内,或建在楼侧。较大型的土楼,则以楼为单位,将书斋建于主楼两侧,且有斋名。古代,永定土楼英才辈出,人文鹊起,闻名遐迩。土楼人家重教兴学的传统,代代继承,不断发扬光大。这些书斋,足以作为一个缩影,显现了客家人崇尚儒家兴诗立礼的思想。

参观过永定土楼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楼楼有永久固定的雕刻的楼名、楹联,而且楹联之多,遍布于楼门、厅堂、廊道的柱子上,或木刻,或石刻,林林总总,令人目不暇接。但不知他们有否注意到,数以十万计对仗工整、平仄讲究的楹联,蕴含着多么丰富的客家文化积淀,令人深思,令人回味。“龙腾渤海三千浪,凤楼吴山第一家”,既标明了吴姓客家人的堂号,又寄托了他们对中原故土和祖先的怀念。“环水朝峰门迎秀丽,兴诗立礼宅焕文明”,以秀丽景色为衬托,希望自己的土楼兴诗立礼焕发文明的光彩。“振作哪有闲时,少时壮时老年时时时须努力;成名原非易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勉励后人把握时光,建功立业。“存忠孝心,行仁义事”,劝人注重忠孝仁义。“教子读书,纵不超群也脱俗;督农耕稼,虽无余积省求

人”，表达了客家人重视培养后代读书和男耕女织、自食其力、安份守己的思想意识。“干国家事，读圣贤书”，教人读书报国。“一本所生，亲疏无多，何须待分你我；共楼居住，出入相见，最宜结重人伦”，劝导人们和睦相处，不要计较你我得失……中原士族之风，三代遗民精神，在众多的土楼楹联中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换言之，客家人世世代代重视德性修养、礼仪教养的思想情操以及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在土楼楹联中得到了全面的展示。

土楼与土楼人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探讨永定土楼与客家文化关系的时候，不能不涉及到土楼人。

永定土楼以生土墙承重，以木料为构架，就地取材，经济实用。但是，并不意味着建造土楼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建造一座高大的土楼，虽然取材方便，耗资比其他类型的民居要少，但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大型的土楼一般在动工的当年之内抢在次年雨季之前先完成主体工程，而后逐步完善内部建筑（包括装修）及一系列配套设施，有的费时几年，有的甚至以几代人的努力才告竣工。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条件有限情况下，只能如此。以被称圆楼王的承启楼为例。该楼康熙年间才竣工落成，历世三代，阅时半个多世纪。值得一提的是，永定人

在建筑土楼过程中,不论楼大楼小,全楼人总动员,除了孩童和老弱病残者外,人人参战,各尽所能,强壮男人负责夯墙等重活,其余挖泥的挖泥,运土的运土,扛木料的扛木料;如果人手不够,也仅仅雇请几个泥水匠、木匠、夯土的师傅,其他活计则由自家和亲戚包揽下来。永定人建造土楼的这种方式,一直沿袭至今。我们完全有理由从更深的层次来思考:这种建筑方式不正是显现了客家人勤劳俭朴、坚韧不拔的传统和精神吗?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忽视。

永定土楼展示了客家传统文化,还在于民俗风情方面。土楼人在儒家思想及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在自己的“小社会里”,虽然长幼有序,但在日常生活中全楼团结一致,和睦相处,贫富相济,一家有事,众人相帮。楼与楼之间,村与村之间也是如此。客家人有句口头禅:“来者便是客。”谁家来了客人,全楼各户拿出不同的酒菜来款待客人,以表达楼主的情谊。一楼有事,别楼主动相帮,已成为传统的风尚。每逢重大节日、庆典,村民自发组织起来,以舞龙、舞狮、迎灯等形式到每一楼每一户去恭贺;更多的村民则走村串户,互祝吉利,全村洋溢着浓厚的团结、祥和气氛。

土楼人这种团结互爱的精神,是客家先民在辗转迁徙、寻求生存发展的坎坷经历中,在崇

山峻岭的特殊自然环境中逐渐锤炼出来的。他们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是情理之中的事。这种精神,代代传承,经久不衰。

土楼人家的婚丧喜庆、岁序节日(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等)、饮食等习俗以及民间艺术活动,至今仍然保留了中原古代民俗文化的特色。永定的方言也与中原音系一脉相承。

那么在宗教信仰方面又是如何的呢?永定人与其他地方的客家人大致相同——信仰多元化,对佛教、道教、基督教等都崇拜,但对佛教的信仰尤为普遍、突出。佛教的主要精神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是这种精神的代表。永定民间与观世音菩萨颇有缘份。一般来说,观世音造像只供奉于寺院之中,但是在永定,不仅此类寺院甚多,而且每一座土楼乃至每户人家也都供奉观世音造像。

众所周知,在佛教体系中既有深奥晦涩的宗教哲学理论,也有通俗形象的关于对佛、菩萨、鬼神崇拜信仰的内容。前者以其独特的思辨方式论证现实世界虚幻不实,充满痛苦,劝人们追求佛教所虚构的至高圆满的精神境界,接受相应的修行方法和处世态度;后者则以其粗俗的形式向人们宣传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神通广大、威力无穷的佛、菩萨和极乐世界,并教给

人们求助于佛、菩萨摆脱苦难，获得福祥的祈祷方术。长期以来，人们对观世音菩萨等等的信仰，属于后者。传说中的观世音，大慈大悲、神通广大、无所不包，有避邪之功能，能保佑出入平安，而且颇为随和，当无数众生遭遇苦难时，只要称诵一下观世音菩萨的名字，这位菩萨就会“观”到这个声音，显现出各种不同的身份，立即前来解救。

客家先民原系住于黄河流域的汉族人，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的侵扰，于西晋永嘉年间以后多次大规模南迁，饱尝了颠沛流离、贫困饥饿之苦。当他们定居下来之后，仍然备尝艰辛、灾难深重，虽然在改造环境和社会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成效，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代又一代的人看不到切实可行的出路，不得不仰天长叹，希望找到救星，以摆脱苦难。救苦救难的观世音恰恰仰合了客家人幻想通过摆脱现实苦难的心理。于是，随着佛教的迅速流传，观世音信仰在客家地区更受到社会广大信徒的欢迎，观世音造像应运而生，日益增多。

永定客家人原先都以同宗同族为单位，聚居在每一座土楼里，相对独立，老祖宗特别信奉观世音，便在楼内供奉观世音造像。随着人口的膨胀、分支的增加，后辈人逐渐另立门户，甚至迁居新的土楼，出于对源远流长的传统的文

化形态的继承和本身对观世音的信仰，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在新楼内供奉观世音造像，最后发展为家家户户都摆设观世音造像，从而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特殊的宗教形态。每逢农历初一、十五，特别是每年农历三月十九日（观世音菩萨的誕生日）、六月十九日（观世音的成道纪念日）、九月十九日（观世音出家纪念日），众多信徒虔诚焚香，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嘛呢叭咪吽”，拜观音菩萨，以表敬意。这一习俗，在永定沿袭至今的人家仍为数甚多。

三、永定土楼是古代汉文化活化石，是客家文化的象征。

考古成果表明，早在 4000 多年前，中原一带古人夯土板筑技术广泛应用于长城、城垣、宫殿、楼宇和民居建筑（包括圆形地面住宅建筑）之中。生活在陕西西安半坡的先民，建造了一处处氏族聚落，其房屋有方形，亦有圆形。半坡遗址的原始村落的房屋，作为氏族公共活动场所，其北边发掘的 45 座小型房基都大体坐北朝南，并形成一个面向大房子的不甚规则的半月形。3500 年前座落在河南偃师二里头的王家宫，是由堂、庑、庭、门等组成的，主次分明、布局严谨的建筑。在陕西岐山发现的西周初期的殿堂式大型建筑群，也是以门道、前堂、过廊、后室为中轴，东西配置厢房，厢房左右对称，所有廊

道贯通全楼。

永定土楼,包括现存的一座有 1000 年左右历史的馥馨楼,在建筑技术上,全部沿袭了古代中原汉民的夯土板筑技术;在建筑结构、布局方面,也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值得注意的是,现存 10 多座已有 600 多年历史的永定土楼,以及一批尚存的年代较久的土楼,均无石基(即没有石砌墙基)。这种无石基现象,充分证明了永定土楼与黄河流域传统民居的渊源关系。

笔者认为,认识永定土楼与黄河流域传统民居的渊源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们在研究客家文化的时候,往往只注意到土楼建筑之外的种种文化现象,而忽视了土楼建筑本身,忽视了土楼与土楼居民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土楼建筑技术(如用料及夯土技术等)的渊源。只注意流而忽视了源,显然有失偏颇。

永定土楼源远流长,认识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永定土楼全面展示了客家文化的丰富内涵,不仅在于它在其他方面具备了客家文化的特征,得到了充分体现,而且在于它作为客家文化的载体,沿袭保存了中原古代建筑的遗风,与其他方面构成了完整的体系,突出地体现了客家文化与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渊源关系;我们就不难理解,永定土楼作为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活化石,不愧是客家文化的象征。